

一个地主大家庭的变迁

——八十年间四代人

李云巍 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及其变化必然制约着家庭及其变化，反过来家庭及其变迁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社会及其变化。



作者李云巍

本书简介

本书论述了一个地主大家庭八十年来的变迁，从发家致富到饱受日寇、汉奸、兵痞、土匪的欺压，到解放后作为剥削阶级家庭的被专政、改革开放后真正扬眉吐气的历史，不但提供了一个中国自耕农兴衰成败的个案典型，也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支持例范，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的价值。作者叙述的立场平实，文字朴实，材料的可信度较高。……

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审读小组

七十书怀

一

古稀立志未为迟，捡起古书识少基。
不畏途长根底浅，誓争白发谱词诗。
钩沉往事精心写，翻捡名篇学与思。
不赖智商凭毅力，豁然自有贯通时。

七十书怀

二

江城子

人生经历斗何量？汇归洋，水茫茫。
思绪如潮，千里古今航。
往事如烟烟未散，珍晚岁，写篇章。

目 录

一 前 言.....	1
第一部分 致富经济学.....	5
二 李槽坊.....	5
三 种田.....	7
四 砍草.....	15
五 养猪.....	21
六 酿酒.....	26
七 家产.....	30
八 童年杂忆.....	37
(一) 大松岗.....	37
(二) 过年.....	38
(三) 小鸟出牢笼.....	42
(四) 猎狗卷松岗.....	46
(五) 砍 草.....	49
(六) 摘棉花.....	50
第二部分 在风雨飘摇中.....	53
九 跑日本鬼子反.....	53
十 跑土匪反.....	57
十一 土匪横行 民不聊生.....	61
十二 恶有恶报.....	64
十三 伯父病逝.....	67
十四 丧尽天良虎噬子.....	69
十五 大蜀山歼灭战前后.....	72

十六 五叔续婚	75
十七 日寇兽行	77
十八 巧拖季仲武	78
十九 祖父被绑架	82
二十 分 家	87
二十一 老韩郢大屠杀	90
二十二 阎王殿五叔遭酷刑	94
二十三 阮怀友显威风 鬼子汉奸丧胆	96
二十四 二哥历险记	101
二十五 艰难岁月	112
二十六 日寇投降	120
第三部分 转 向	125
二十七 郑大姐	125
二十八 转 向	132
二十九 祖母之死	140
三十 城头变换大王旗	144
第四部分 社会最底层	148
三十一 土地革命	148
三十二 云华及其一家	156
三十三 勘探生涯	158
三十四 五风乱中华	166
三十五 祖父的晚年	170
三十六 社会最底层	173
第五部分 次等公民倍受歧视	183
三十七 在文化大革命中	183

三十八 下放生涯.....	202
(一) 落户洋沅村.....	202
(二) 清理阶级队伍.....	205
(三) 下放干部兼职教师.....	209
(四)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211
(五) 调回安徽.....	213
三十九 再写二哥.....	218
(一) 默默奉献.....	218
(二) 次等公民倍受歧视.....	220
(三) 受陷害身心遭摧残.....	222
(四) 可怜天下父母心.....	224
(五) 安乐死.....	227
四十 为子女前程攀蜀道.....	230
(一) 倪小郢住户的变迁.....	230
(二) 倪小郢的统一性和矛盾.....	232
(三) 农村青年的出路.....	234
(四) 为子女前程攀蜀道.....	235
四十一 攀登在蜀道上.....	245
第六部分 解 放.....	252
四十二 解 放.....	252
四十三 初来深圳.....	265
结束语.....	268
诗词集.....	271
附录 四代人简表.....	287

一 前 言

1990 年大哥要编李英世系文史编纂，把李英后代人，包括康熙时代的宰相李天馥、诗人李孚青的诗文论著，汇集成册。大哥是搞古典文学的，我是搞地质的，我们两人的兴趣相差甚远，但是我对他的想法，也认为是一种创举，非常支持。不料他在一次和我闲聊中说：“你在地质事业上也应有所成绩，可以写写你的业绩和心得。”我为难了，我有什么业绩呢？我所做的事，是地质人员都在做的事。但大哥既然说了，我就耐着性子，想啊想，终于写成了“勘探生涯”这样一篇回忆文章，看了又看，觉得我那时在地质队的工作就是那样。

头起了，思路开了。我觉得我还有应该写的东西。于是我又写了“土地革命”和“社会最底层”两篇回忆文章，对于这两篇，我觉得是稀世的文章。我年轻时读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看过电影《白毛女》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站在革命动力的立场上写的，而我则是处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写的。类似我的这类文章，我从来没有见过。《勘探生涯》编在李英世系文史编纂里，后两篇文章编到书里，我觉得不合时宜，留在抽屉里。

后来我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在农村，因为富裕，房子多，俨然像个土庄园，引起各方面人的注意，遭到日本鬼子、汉奸、土匪等的频繁骚扰。日本鬼子抓走我们家的人，国民党官匪绑走我们家的人，我们家处于风雨飘摇中，于是我又写了几篇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发生的事，当时用的总题目是《一块肉》，意思是说，我们家像一块肉一样，四面八方都想吃它。大哥看了觉得不妥，他认为我们家在那种形势下，要用多种方法适应环境，以求生存，而不是消极的，像一块肉一样任人宰割。否则，八年期间，我们家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死于非命是很难想象的。可是那时我年幼，虽然记得不少东西，但都比较零

碎，理解不深。当时的当事人多已过世，现存的知情人不多，且文化水平不高。后来大哥建议：“当时宇静波（我的堂姐夫）在我们家教私塾，对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很了解，何不专门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介绍。”大哥这么说，第二天他就把宇静波和云璋请到他家。由宇静波主讲（他讲得较全面、真实），我们补充、提问题，相互启发。于是抗日战争时期，合肥西北乡以及我们家所发生的各种大事件，便都呈现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还用录音机将我们的回忆全部录了下来。后来我又和姐姐闲聊，走访一些老人如堂六叔等。所有这些人的回忆，经过我的整理后，又写了十来篇文章。联想到我前面写的“土地革命”、“社会最底层”、“勘探生涯”，我于是站到宇宙之巅，纵观古往今来的中国历史，环顾世界的变化。我发现我们这个大家庭，四代人，八十年间是处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大时代里。在这个大时代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最高潮——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红了半边天，然后又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原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各自走改革之路——在这个大时代里，中国社会形态更替之快，政治风云变化之频繁，令人莫测。这是以往历史上所没有的，也是未来社会所绝对不会再再现的。拿社会形态的更替来说，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千年万年的时间。而自鸦片战争开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七种社会形态：

1. 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开始，按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中国正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合肥农村仍然比较封闭，发展滞缓，经济自给自足，以封建成分为主。

2. 日寇侵占中国后，沦陷区如合肥则应属于殖民地社会。

3.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如合肥，粗浅的看法，应该称作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4. 解放了。土地革命后，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分析，中国社会则应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刘少奇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说的也就是这段时间。

5. 合作化、公私合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6. 人民公社化以后若干年，至人民公社解体，愚人以为中国社会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

7.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又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

这样算起来，我们这个大家庭四代人经历了七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不是空前绝后的吗？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这样划分社会形态的变迁不一定是科学的，我这里只想说明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而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及其变化必然制约着家庭及其变化，反过来家庭及其变迁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社会及其变化。

日寇侵占中国后，合肥沦陷为殖民地。我们家处于风雨飘摇中，频频跑反，有的人被日本鬼子捉去，坐监牢，遭酷刑，有的人被国民党官匪绑架。汉奸、绥靖队、土匪时时窥伺着我们家，伺机敲诈勒索，甚至共产党的叛徒也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不放过我们家。解放后，我们家是革命对象，四代人中少数人是专政对象，其余所有的人均被编入另册，成为次等公民。多次大的政治运动，都有我们家的人被卷了进去，如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三年灾害、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大家庭四代人，每一个人的经历都留下历史的脚印，而四代人的经历，则是这段历史运行轨迹的一个侧面。我的眼界扩大了，我觉得我不是单纯地在写回忆录，而是兼写历史，因而产生历史责任感，我必须把这个大家庭，这八十年间，四代人的主要经历写下去，把真实的情况保留下来，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由后人评判去。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诗曰：

泥上飞鸿留指爪，万年化石计东西。

身经往事回头写，历史长河一小支。

需要提出感谢的是：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始终得到大哥的支持、鼓励和指导；

在写抗日战争部分时，宇静波提供全面、详细、系统的资料；

姐姐在和我闲聊过程中，给我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资料。

第一部分 致富经济学

民国初年——1938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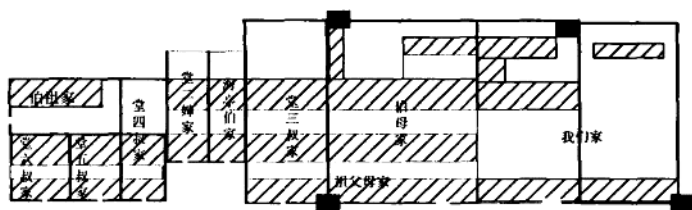
二 李槽坊

我的家住合肥北郊，十里头北约一华里的李槽坊村。

李槽坊早先住的是我的祖辈即伯祖父、祖父、叔祖父。叔祖父早死，承桃伯祖父的第三儿子为嗣。伯祖父家分家后，开了很多小门。我记事时，李槽坊独立的住户有：伯祖家有海亭伯、堂二婶、堂四叔、堂五叔、堂六叔及伯祖父母；堂三叔继承三叔祖家业，独立一户；祖父是一个独立的大家庭。李槽坊共有八户人家。1941年我的父辈分了家，伯母家分原宅西部一二三路，每路六间，共18间主屋，外加两个更楼、厨房及大院内的猪圈等。父亲分原宅东部一二三路，每路四间，共十二间主屋，外加槽坊及两个更楼。四叔、五叔去底下郢另建新宅。祖父母单独过，住伯母家。后来父亲又接住宅东箍了一个大院，将东南角更楼东移，在更楼和一路主屋之间接一路主屋，又盖了四间主屋，这样一路屋共有七间主屋，一个更楼。在新箍的大院内北部盖猪圈和厕所共三间。李槽坊共有十户人家。

土地改革前李槽坊村及其住户示意(图1)。

李槽坊周边的村庄(如图2)：



▨房屋, □ 院子 ■ 更楼

图 1 土地改革前李槽坊村及其住户示意



图 2 李槽坊周边的村庄

李槽坊北 60 米至 300 米内为上头郢, 住的全为李姓。再往北约 1200 米为十三里谷堆。

北偏东 100 米至 120 米为底下郢，住阮、王两佃户；再往北约 100 米为祝郢，祝姓为主。

东北约 800 米为柏大郢，杂姓。再东北约 100 米为林店。

东约 400 米为倪小郢，倪姓为主。

东南约 400 米为彭岗，住彭姓。

东南约 1000 米为许岗，倪姓为主。

东南约 1500 米为舒大郢，葛姓为主。

南约 400 米为张小郢，陈姓为主，再往南约 100 米为十里头。再往南约 400 米为大房郢、三房郢，阮姓为主。

西南约 1200 米为阮大郢，阮姓为主。

西约 1200 米为阮小郢。再西约 1000 米为高桥湾，均以阮姓为主。高桥湾北约 500 米为老韩郢。

西北约 1200 米为皇到坝，张姓一家。

李槽坊原来和上头郢合称李松棵。李槽坊的得名：一来因为村里有个槽坊，二来因为我们家由于种田、养草、酿酒和养猪、收租子，渐渐发财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也很有名气，李槽坊便逐渐从李松棵独立开来，专名为李槽坊。后来，李槽坊的影响超过了李松棵，甚至人们把上头郢也叫李槽坊。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立了生产队（或小组），上头郢称松棵生产队（或小组），李槽坊称槽坊生产队（或小组）。1958 年合肥市在李槽坊一带建火力发电站，征收了李槽坊村及其附近的土地，李槽坊人全搬到倪小郢落户。

三 种田

祖父从曾祖父手分得四担秧（四十亩田），并不算富。

祖父是很勤快的人，干事速度很快，这方面的事迹，为乡里人所

称颂。他青壮年时，帮人家织布，他应织户之请，把织布机扛到织户，在织户家中织布，织户管饭吃，按成品长度给工钱。祖父为了尽快结束一家的活计，接承另一家的活，他起得很早，甚至到了织户，织户家的人还没有起床，他不好直接叫人家的门，只好坐在人家的门台上等待。家业稍见发达后，他又从事酿酒业。

祖父是个多面手，务农、织布、酿酒、养猪，样样在行。以后，他将这些手艺传给父亲、四叔等，让他们继承他的活计。

伯父是私塾的塾师，他除教书外，兼管卖酒及账务，坐守家中，送往迎来各方客人。父亲是强劳动力，年轻时和长工们打成一片，一起劳动，以后家业发达了，他又逐渐转改织布、酿酒以及与买卖有关的事务。后来，四叔又接替父亲织布、酿酒。抗战以后，伯父因事务繁忙，把账务交给四叔。伯母、母亲、前四妈、前五妈都是田间劳动的好手。

我记事时，我们家有田约 500 余亩，自耕约 60 亩。但我们家种的田，因多年来养猪和酿酒，肥料较足，所以比一般农家的田都要肥沃。

那时农民用的农具，大型的有耕牛、犁、耙、水车、石磨、石臼、木笼等，小的有铁钎、铁锹、锄头、联耢、镰刀等等。大型的农具往往是几户共有。

我们家除拥有以上农具外，还拥有几辆手推独轮小车，一至二头毛驴。

那时农民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尤其是妇女，几乎全是文盲。我的母辈和在家种田的嫂辈也都是文盲。

那时男女劳动力是分工的。男劳动力主要是使牛、挑担子、田间管理、打稻、扫场等。女劳动力主要是在田间——栽秧、割稻、点播麦子、割麦子、点播油菜、砍油菜、点播棉花、摘棉花、耘田除草、割秧草积肥、栽山芋、起山芋等等，人们通常称妇女干的活叫弯腰活。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生产发展滞缓。在农业中，农民用的劳动工具及耕作方法和农民的整体素质，几千年变化较小。农民种田的技

术，也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相互间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差别。

民以食为天，农民种田，主要着力于种稻子，其次是种麦子，麦子又以大麦为主，小麦因耗田力，影响秋季稻的收成，农民不愿意多种。再次是种棉花、山芋、油菜、花生、豆类等。在旱田的垅子边，尽可能套种豇豆、葵花、高粱等。

村前、屋后，家园内或离村庄不远的小块旱田，农民用少量劈作菜地。

在我们家，挑担子、犁田、耙田、打水救稻、打场、堆草堆、盖房、打墙、推小车、收租子、轧稻除壳、舂米等这些重活，主要是长工们承担。父亲年轻时和长工们一起，带头干活，后来猪喂多了，酿酒也多了，他逐渐转改为跑买卖、收酒账和其他与买卖有关的外事活动，但在农田最忙的时候，他还是作为主要劳动力出现。

在我们家，弯腰活都是伯母、母亲、老舅奶奶（祖母弟媳，祖母的弟弟死后，投靠我们家）、前四妈、前五妈承担的。后来又添王本珍大嫂、郑大姐、二嫂、王崇珍二嫂。天久不雨，打水救稻，她们也得参战。

我们家比一般农家还多一项劳动量很大的弯腰活——砍大松岗草。这也是母辈和嫂辈承担的。

男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大，但劳动有间歇的时间，如挑稻把子，从田间挑到场地上，路程 300 米到 500 米以上是很吃力的，但再从场地上回到田间，则只扛着扁担和绳子，得到很好的休息。女劳动力——伯母、母亲等除轮到在家做饭干活外，自入春，开始割秧草积肥，直到隆冬到来之前，田间没有一天没有事做，她们除吃饭睡觉外，终日在田间干活，被土地死死地固定着，像奴隶一样，没有一点自由支配的时间。祖母对她们既爱护，又要求严，她们想回自己的娘家看望自己的亲人，也必得向祖母请假，而且一般当天去，当天就得回来（我幼年时，从来没有在外祖母家歇过夜）。伯母的娘家在下塘集，远一些，伯母回娘家最多也只能过两三天。如果她们违背祖母的意愿，回家后，

祖母脸色便不大好看。好在她们都很自觉。

栽秧、割稻、砍大松岗草，每一项活，都是一连干一个多月或四十天以上，又累人，又拖人，虽比挑担子轻，但在干的过程中毫无间歇时间。男劳动力宁愿挑担子，也不愿意干这种活。

我兄弟五人，一个姐姐，在我记事时，我和四弟、五弟都很小。母亲在田地地不停干活，回家吃饭时，她要为大孩子喂饭或粥，又要为小孩子喂乳；早晚有我和弟弟缠身，又得不到休息，她起早贪黑，为众多的子女洗衣、补衣、洗澡、洗脚等等，和我们家其他人比，她更为劳累。

祖母母年岁都大了，也各有活计，也很劳累，特别是祖父，他掌管全局，在农活特别忙时，他也披挂上阵，他吃苦在前，干活在前。

人是血肉之躯，伯母、母亲等也不是特殊的人，一年之中，这样长、这样累的活，她们私下里也有异议。这种异议被祖母知道后，祖母一句话就把她们说服了：“我操劳一辈子买田置地，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儿女！”母亲儿女多，更无话可说，只好黑着头干活。

祖辈分家时伯祖父分得四十亩田；祖父分得四十亩田；静斋堂三叔分得四十亩田。伯祖父家早分家，海亭伯、堂二婶、堂四叔、堂五叔、堂六叔和伯祖各分得六亩田。静斋堂三叔家缺劳动力，他又在合肥城里做生意，仅堂三婶雇一名长工，做不了四十亩田，于是他卖少量给我们家，出租部分给别人家，他家做一部分。所以，伯祖家的伯母、婶母们在家里都是主妇，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比较自由。她们做的田按人口算也比我们家少得多。平时她们歇息的时间和农闲的时间，比我的母辈们就多了很多。她们劳累的程度比我的母辈和嫂辈们也轻了很多。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时，除堂三叔划成小土地出租外，海亭伯、堂二婶及其他堂叔们因种的田全是祖先留下的，基本没有增减，所以他们家都是中农。而我们家，自祖先分得四十亩田，后来增到约六百亩田，是个实实在在的地主。

以我们家和伯祖父家比，在祖辈分家时，分得的土地一样多，人